

长篇小说

孙红旗◎著

风生水起

离开肖石安，夏可爱爱上了彭位泽。退位的村书记冯开石，曾经的镇书记魏德，尚有姿，邱大生办理此案。彭位泽的爱在发酵，妻子沈冰悄悄暗示，彭位泽能逃脱，自杀未遂，夏可为彭位泽写完随稿文章后自缢身亡。冯开石，邱大生却查出了癌症晚期，他悄悄取走诊断报告，两个月后去世。林萍爱上了肖石安，看惯了破格的接待，肖石安十分疑惑。行前，林萍支付了全部的幸福费用。肖石安这才知道，美丽典雅，心地善良，林萍竟然有着重大的社会背景。

三个**美丽的女人**，三个不同的个性，各自有各自的**追求**，于是风生水起。
权与利的诱惑展现了从未有过的魅力，人们在**欲望**间确立坐标，寻觅方向。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风生水起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CHINA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ZHAOQING BRANCH 20TH ANNIVERSARY ALBUM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长篇小说

风生水起

孙红旗◎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 编目 (CIP) 数据

风生水起 / 孙红旗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71-2568-6

I. ①风…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514 号

责任编辑 : 丰雪飞

出版统筹 : 胡 明

封面设计 : 鸿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 100088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zgyscbs.cn

E-mail :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9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5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7-5171-2568-6

用未来的眼光审视过去（自序）

孙红旗

试图把“我”分裂成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用各自的眼光去审度彼此的世界，于是“我”惊奇地发现，本来声希味淡的风景会变得十分有趣。

小说《风生水起》中的“我”，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那是“BP机”年代。“BP机”对当下年轻人来说是个陌生的通信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期，火柴盒般的“BP机”出现在上海，90年代风靡全国，是一种只能接收，不能发送的单向通信工具。不过，像其他通信终端一样，之后的移动电话粉墨登场，彻底扼杀了“BP机”的命运。

之所以要提到“BP机”，因为那是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而《风生水起》中主人公的命运，很大程度与“BP机”关联。也就是说，在故事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进程中，“BP机”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风生水起》中，“我”最关注的是父亲这个人物。他是底层工作岗位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20年之后，“我”像是重蹈覆辙，不顾母亲的反对和肖石安的质疑，登上了同一条航船，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扮演着梭子一样的角色，穿巡于时空两端，体味、捕捉游荡于两个不同世界里的灵魂。

“我”是个内向的青年，从读书开始，就伴随着父亲的影子，同时

被肖石安的印象所包围，只是对他们客观生存状态知之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不经意的流露和肖石安的讲述，在有与无之间，幻化成“我”延续思考的理由，于是萌发了将父亲写出来的念头。念着悟着，父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逐渐清晰起来。问题是，这一确定了的形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也不代表“BP机”时代主流。父亲琐碎、偏颇、固执且一意孤行，算不上一个好丈夫，也够不着一个好警察，这样的形象与一个即将塑造的英雄相比，显晦之间相去甚远，这让“我”感到十分为难。

父亲既没有肖石安聪慧机敏，也没有彭位泽浩气英风，更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像更多人一样，他只是一个忙碌而又平庸的人。奇怪的是，当这个平庸的人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刻，却书写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辉煌。心灵有眼，山城震动，无数的普通百姓拥向“望极门”外，在修建8年的殡仪馆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爆满。

在“我”的眼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历史的脚步都在同一经线上行走。一个“BP机”的年代，匹夫匹妇在长久的沉睡中被忽然唤醒了，一下子变得神情紧迫，脚步匆卒起来。权与利的诱惑展现了从未有过的魅力，每一个人都在欲望间确立坐标，寻觅方向，彭位泽正是这样的人。他体格健硕，谈吐诙谐，一边竭尽全力履行职责，一边缠绵缱绻享受爱情，在跑官的自谴心绪中，跳入湍急的河流，一连救起11名采茶姑娘，轰动了山城，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

肖石安是《风生水起》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父亲的同事，又是一个除了权力之外还有更多力量的男人。从小到大，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以至于“我”选择了他任教的大学，选修他的课程。令人困惑的是，这位英雄却把自己称作“逃兵”。后来“我”才知道，这与冯开石案件有关。在“突击月”活动里，肖石安波谲云诡般迫使冯开石开了口，自己的良心却遭受了鞭笞，尽管他选择了逃离，却远不如彭位泽那样幸运，没再能找到安放灵魂的居所。

“BP机”年代，欲望有了彰显的机遇，并且变得毫无遮掩的张扬。夏可是时代催生的胎儿，又是时代的牺牲品。她每行走一步都在遵循自己的诺言，追逐时代的浪潮。她坚信，通过努力，今天和昨天一定不一样，否则明天将失去意义和光彩。她喜欢优秀的男人，追逐痴迷，爱得疯狂。而当恋人彭位泽再度扬起人生的风帆时，她竟然在茫茫人海中迷失了方向。

同样是“BP机”年代，多元化兴起，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憧憬自己的未来。唯独冯开石例外，因此，他的选择也最为悲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后来当上村支部书记，改革开放之后，因为严重的哮喘被迫退位。他是个有原则的人，对村干部的言行看不习惯，干部先富裕，群众穷下去，这怎么成！他一直在抵制，哪怕化作闲言碎语。不巧，儿子儿媳因为计划外怀孕举家出走，在“突击月”活动里他受到株连，接着镇书记被打伤，冯开石成了嫌疑人。然而他坚守信念，怀着断脰决腹的心态与命运抗争，无奈，屈服于肖石安诡谲的心战，再一次为信仰作出牺牲。

在“我”眼里，“BP机”时代许多现象纵横交贯，令人目乱情迷。市场经济像初升的太阳蓬勃升起，多元理念的呈现改变着普通民众的生活，一些东西快速死去，另一些东西瞬间诞生，在日月滚动的倥偬影子当中，真实的面目渐渐显现。人们的想法变得更加简单，简单得时刻都在复制着别人。于是，“我”试图客观呈现那个时代里的那些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揭示他们对物质、精神价值取向的追求，描写他们在这一历史时期彷徨与奋进。除此之外，“我”还想老老实实写好几个人物，讲述好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只是道有深浅，神有清浊。“我”的努力是否解读了自己的心愿，由众人评说去。

2017年7月

从肖石安那里，我开始了解父亲。

肖石安调离开阳城后，就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让我有过很长一段时间迷茫。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一直认为，除了父亲，肖石安是我心中最亲近的人，而那些年，他竟然完全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直到我考取大学，与肖石安的接触慢慢多了起来。奇怪的是，与孩提时留在脑海中的形象截然不同，以至于我下意识里不断修饰两张不同的面孔，忘记了初始的真实。脑海中的肖石安与现实中的相比，哪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的那个，一时间竟然不得而知。

相对于肖石安，母亲永远是我心中的谜团。她很少讲到肖石安，但是，她内心对肖石安的敬重与感激，我能从她吐露的每一字里感悟到。问题在于每当我讲到肖石安时，总会让母亲联想起父亲。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的言词变得愈加小心谨慎。

在与肖石安的交流中，我还了解到那个年代里的好多人、好多事。在开阳小城里，他们就像摊在桌面上的棋子，不论什么身份，职务高低，每行走一步，都留下时代的印迹。尽管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过去显得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有几分可笑，但作为历史，每一个台阶都只是铺垫，一种渐进。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够回避历史曲折的过程，也没人能够摆脱历史的束缚，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拎着自己耳朵离开地面一样。

从父亲到父亲身边许多人，各自都涂抹着时代的色彩，同时也留有

时代的缺陷。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岁月里，他们就像奔跑的战马，被澎湃的浪潮簇拥着。他们的言行纯朴，情感真挚，就像一件件不曾被过多雕琢的作品，展现着原本的百态人生。这些人，这些事一直在我心中滚动，我用爱抚慰他们，让他们自由盘旋，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用我的笔，真实地、不加修饰地把这些人物写出来，这其中包括他们的缺点，他们的喜怒哀乐，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还原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面貌，让人们看到，哪怕在和平岁月里，同样需要每个公民为他的国家奉献自己。

这个想法一旦确立，我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我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声音，看到了他们栩栩如生的面容，目睹他们所有的喜怒哀乐。从奉献到卑劣，从亲情到爱情，从生与死的体验到成与败的嬗变，一样样真切地在我脑海里展示、翻腾。

在我写作之前，最大难题是父亲这一形象。对父亲的感悟，来自肖石安的叙述和我脑海中残留的印象，来自那枚常常被我焐得发热的奖章，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父亲的形象不像肖石安那样完美，他正直却又直白，无私却又牢骚满腹；他像画家手中的调色板，让你很难判定他一生中的主色调。这让我在父亲的性格和言行的把握上不得不十分地谨慎。我既不能用夸张的手法描绘父亲，让他在这部作品里处于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也不愿意用抑制的方法限制父亲个性的发展。于是在处理这个人物时有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就像一个外科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的亲人一样。其实，我的小心与纠结是多余的，我只要按照父亲的个性，客观地写出这个人 and 这个人在那个时代里的所言所行，哪怕暴露许许多多的缺点，只要逻辑上站得住脚，镌刻着时代烙印，也会赢得众多读者的理解与宽容。

说到父亲，就要说到肖石安，说到肖石安自然要说到另一个主人公彭位泽，说到彭位泽就必须说到夏可这个人物。我觉得，从彭位泽与夏可的关系切入更能引人入胜。

我的故事从彭位泽开始。

彭位泽微微动了一下身子，转身滚到床上，接着听到夏可如释重负地呼气。

彭位泽把脸埋在枕头上，痴痴地笑。每次他都这般地笑，每次夏可都要问他笑什么，彭位泽笑而不答，夏可使用细嫩的手指戳他背，彭位泽就会转过身子，甜甜地望着夏可。

“非常开心。”彭位泽拉过被角遮住身子，看到夏可痴痴昵昵的目光。

夏可白净的脸上透出酡颜，柔柔地散发出光芒，鲜红的嘴唇不厚不薄，嘴角微微往两边延伸，丰满而又洒脱，整张脸像个熟透的蜜桃。夏可侧身躺着，乳房像对傲慢的白鸽，任凭彭位泽的目光在上头抚摸，静谧中不时传来夏可欢笑，还有一脸娇嗔，一脸调皮。

夏可伸手抚彭位泽的脸，将手指深深地插进他浓密的头发里。“我爱你。”她说。

“我明白。”彭位泽手指在夏可胸前划过。

彭位泽说的是实话。拥有夏可，彭位泽身上每个细胞都无比兴奋，他的肌体跳跃着、摩挲着她身上的每一寸皮肤。彭位泽觉得，与夏可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结合，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是对生命深刻地体验，并在体验中放逐灵魂，神游万里。这一点，彭位泽在妻子沈冰身上从来感受不到。

妻子沈冰永远是平静的、机械的，就像完成一种冷峻的工作，完成女人对男人、妻子对丈夫的义务。彭位泽时常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感受拿起对比，一条干涸的河床和一条汹涌的河流；一个应对，一个生机勃勃。对此，彭位泽只能把夫妻生活当成一种义务，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认识夏可之后，那种义务尽得越来越马虎草率，幸好妻子知书达理，最多是将习惯的矜持转换成无声的叹息。

彭位泽看表，坐起靠在床上，点燃一支烟。他烟瘾不大，但放松之

后就特别想吸一口。夏可像蛇一样爬到他身上，伸手摘下他嘴里的烟卷吸了一口，把不圆的烟圈吹到他的脸上，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

“如果那次艺术节不是你采访，如果那口钟不是半死不活，我们还会有今天吗？”彭位泽道。这是头脑里经常泛起的念头。

“说不定是另外一个女人。”夏可抬头戏言。

彭位泽不吱声。之前除了妻子沈冰，他没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他想，如果人间有真爱，他和夏可就是了；人间谁能从性爱中获得最大幸福和满足，他和夏可登峰造极了。因此他觉得此后不再会有其他的女人，更不可能从其他女人身上得到更多的幸福。从第一次，彭位泽这么想，到现在他仍旧这么想。

夏可见他不语，昂着头望着彭位泽的脸说：“我猜中了吗？”

“胡扯。”彭位泽说。

“第一次见面我给你什么感觉？”夏可不知问了多少次，每次彭位泽都是重复那两个字“火热”。可夏可总想让他多说些什么，彭位泽却像市场里的菜农，不愿意将秤抬高一丁点儿。

“可爱。”彭位泽说。的确，这是他的第一感觉，他本来就是顺着这样的感觉走的，一直走进她的心里。

去年首次开茶节，县里决定联络歌星影星“大腕”来捧场。尽管“大腕”们要价不低，县里还是决定出一次血本。一则是通过首次开茶节扩大拳头产品的影响，把茶叶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二是通过这种艺术搭台形式，让经济唱戏，吸收外来资金，带动茶文化旅游市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这次主题活动筹委会负责人是常务副县长彭位泽，开幕式放在开阳城最醒目的钟楼广场举行。

钟楼大厦布置完毕，墙面上挂满了七彩条幅，条幅从楼上垂落到楼下，被风刮得噼啪乱响，就像燃放鞭炮一般。广场的主席台四周，布满了鲜花，可见花卉拼成的“庆祝首届开茶节”几个大字。忙了半个多月，

似乎一切就绪，回到办公室，彭位泽给自己冲了杯茶，然后打开电扇，又细细看了一遍开茶节的整体安排，并未发现破绽，刚呼了一口气，门口闯进一个姑娘。

“可以不预约吗？”姑娘开口问。

“你不是进来了嘛。”彭位泽有几分恼火，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人家都说彭县长是最接近百姓的，人也最亲和，所以就直接闯进来了。”姑娘道。

彭位泽笑笑，伸手让姑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然后将电风扇转向她。

姑娘剪了一头短发，漂亮的脸由于炎热而变得通红，鼻尖上的汗珠像清晨的露珠一样闪着光。她上身穿着白色真丝短袖衫，下穿一条高腰牛仔裤，脚上一双白色的高跟凉鞋，肩上背着双带皮包。她中等个头，身材苗条，真丝的下垂感让她的胸脯轮廓显得额外分明。

“如果允许的话，在你自我介绍以前，我想猜猜你的职业。”看到夏可，彭位泽半个月里紧张的心情稍稍松弛下来。

夏可抿嘴望着彭位泽。

“你是记者。”彭位泽指着夏可道。

于是两人笑。彭位泽为她沏了杯茶。

“说吧。”他很认真地望着姑娘，觉得那双眼睛十分漂亮，恰好给了他一个注视的理由。

“假设我是投资商，不会到你这里投资。那么，你的台白搭，戏白唱，钱也白花了，因为往下除了失败什么戏都没有。”

“这么说，肯定有你的道理。”彭位泽吃惊道。没想到姑娘会突突地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这无疑是对这次活动的一个全盘否定。或者说，对县委县政府组织这次活动的全盘否定。如果真像她说的，上百万元岂不是白白扔进水里，而他这个常务副县长，首届开茶节筹委会主任不是很不称职吗。他头脑像过滤器一样将整个安排过滤一遍，又对即将到来的可预见成果重新盘点，竟然找不出一丝破绽。于是他饶有兴致地望着姑

娘，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心想从她微红的嘴唇里能蹦出什么字来。

“作为主席台背景的钟楼顶端是什么？”姑娘问。

彭位泽一顿，想了想回答道：“四面大钟。”

“不，应当说四面死钟。”

“哦。”彭位泽脱口而出，他从未注意高高在上的钟楼顶端有什么，更没想到那里还有四面死钟。他意识到姑娘想要说什么了，如果她想到了死钟，想到了投资商的敏感心态和投资趋向，那么她一定想到了死钟后面隐藏着的危机。他承认，姑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问题，但彭位泽不能丢失身份，他望着姑娘问道：

“死钟怎么了？”

“一部荒废的机器。”姑娘十分自信地说。

彭位泽心想这个莽撞冲进他办公室向他提出关于死钟的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有女人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见地。这次应邀的几十名记者，上百名贵宾，县里还有那么多领导干部，文化、广电、计经委的所有承办人员，政府筹委会等，不乏有文化有眼光的人，竟没一人想到“死钟”和一部“荒废的机器”。这么一想，姑娘不仅漂亮，有思想，而且有几分动人了。

“一部荒废的机器，一个令人惊叹的定义。”彭位泽重复着姑娘的话。

此时，他不能坐在办公桌后头了，也不能通过那宽大的办公桌，目光穿过叠得山一样高的文件，公事公办地听取姑娘的建议。他推开椅子，绕过办公桌，坐到她身边的沙发上。

“请您指教。”彭位泽谦逊道。

彭位泽小小的举动体现了他的细心和善解人意，也迎合了夏可的“亲和力”的传说。

夏可看到缓缓走过来的身影，折射出一股摄人魂魄的力量。这种混合的基调反而让她挺起了胸脯。她觉得，一个建议能改变常务副县长的座位，本身也证明了她的力量。她不依不饶地说：

“我想钟楼无疑是开阳城的地标性象征，也是这次活动的重大背景。那些条幅就像无数双手，托着钟塔。开幕式上，訇然的钟声在空旷的天空经久不散，给开阳城人以振奋，也令宾客耳目一新。不仅如此，一声声巨响的钟声宣告着新时期的到来，告诫人们时光正在敲击中流逝，暗喻着一种紧迫感，同时又催人奋进。正常行走的钟还象征着这个县的政府和职能部门作风严谨，运作有序；正常行走的钟同时体现了这个县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社会事业和城市居民充满活力，有一种蒸蒸日上、永不停歇的感觉。但目前的问题是：千百名观众、记者、嘉宾和投资商云集在钟楼下举行首届开茶节的开幕式，在他们头顶悬着的却是几面死钟，死钟高高在上，像一部部荒废的机器！我不知道来宾和商客会怎么想。”

姑娘毫无顾忌地说了这番话，然后端起茶杯。

彭位泽想到的姑娘都说了，他想他只有称赞的分了。不过彭位泽没有像对待以前上门提意见的人一样：是下属，首先是称赞他们的精神，一概不论是非；是百姓，除了作出必要的解释，一概不否认。但今天他想赞扬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彭位泽刚想开口，却见姑娘还有话没说完，就打住了话头，伸手示意她继续讲下去。

“如果死钟也就罢了。”姑娘接着说，“人们知道是死钟，不看也不信，权当上头没那几面钟，可偏偏不全是死钟，其中有两座还半死不活地走着，四座钟时针分针完全相悖。这种半死不活地走着的钟发出一个误导信号，让人们无所适从，不知所云，同时隐喻着权力机关领导的一种内耗。说到危害，‘误导’远远甚过‘不导’；而内耗，化解了最后的朝气。如此说来，半死不活的钟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死钟’。”

姑娘这回说完了，而这点彭位泽完全没有料到。除了“死钟”还有两座半死不活的钟，就像当初他没想到主席台顶端会有死钟一样。

彭位泽沉吟片刻，他不是去找台词，而是想让这种片刻的沉默将气氛搅动得更有分量，更加庄重一些。他从沙发上站起，抻平衣角，微微弯下身子，向姑娘伸出手，用一种十分诚恳的声音对姑娘说：“我代表

筹委会和开阳城人民感谢你！”

彭位泽握住那只手，那只手柔柔的，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姑娘脸上一热，悄悄地抽回手说：“彭县长言重了，我冒昧提了个小建议，经受不住全县人民的感谢。”

彭位泽不置可否，他看表，对姑娘做了个手势，转身拿起电话：

“明天早上9点钟，我要钟楼顶端的四面钟准点敲响。”彭位泽放下电话，耸耸肩膀，像是在说：解决了。

姑娘迎着笑，觉得彭位泽这个动作不乏幽默，与他脸上的表情、身材和走过来的姿势浑然一体，十分和谐。彭位泽比她想象的要年轻、英俊，又不乏稳重，给她很好的感觉。姑娘想着，觉得自己走了神，便从沙发上站起。

“要走吗？”彭位泽问。

“说完了呀。”

“如果方便的话明天中午我请你吃饭，当然还有其他贵宾。”

“我希望你是个守信用的人。”姑娘欢快地说。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总该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吧。”彭位泽像是突然想起。

“姓夏名可。关于我的职业你只猜对了一半。”姑娘说完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彭位泽接过一看，上面写着××日报“实习记者”。

彭位泽笑。夏可也笑。彭位泽在笑声中为她开门，他的手臂触碰到她的手臂，彭位泽说对不起，于是夏可两颊绯红。她走出办公室，总觉得身后跟着一双眼睛，让她迈出的脚十分僵硬，像T台上蹩脚的猫步。

彭位泽吸完烟开始穿衣服。夏可依旧仰卧在床上。彭位泽的房间八九十个平方，三室一厅，几乎没有装潢。卧室里除了一张床就是一个挂衣柜，另一间放着一个大书橱和一张写字台。客厅里有一对木沙发和

一张小方桌。里头还空着个房间。夏可曾听彭位泽说过，机关事务局的马局长几次要给他装修房间，都被拒绝了。彭位泽的回答很简单：政府的钱，每一分都是百姓的血汗，县里本来就穷，装修钱不值得花。县委江副书记背地里说彭位泽，下派尽管只是镀金，但能做到防微杜渐，事事谨慎，就是个好干部了。彭位泽听后笑而不答。后来所有的常委办公室、住宿的房间都安装了空调，唯独他那儿还用电风扇。彭位泽的举动也让一些领导心里不舒服，但他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他的确觉得没有必要。自己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要热便热，要冷便冷，生存环境越是自然，也就越接地气。

“两点钟我有个会，余下的时间你自己打发。”彭位泽笑笑说。

夏可从床上蹦起，搂过彭位泽的脖子亲了一口，倏地钻进被子里。

彭位泽一走，夏可起床钻进卫生间，冲了个澡，然后又钻进被窝，迷迷糊糊睡去了。她做了一个梦，梦中的主人公不是彭位泽，而是肖石安，她感到非常奇怪，硬是强迫自己醒来，然而无济于事，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二

这里说到的肖石安，就是我的叔叔。那时，他是开阳城公安局治安科的科长。

肖石安的年龄比父亲小两岁，是个注重学习，强调自我修养的人。当兵退伍后从基层派出所到治安科长，肖石安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手中的笔。他和当时的副局长林洋合作，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从警察的法律法规建设到处警机制，无所不及。因此，他是全省公安机关公认的“儒警”。肖石安既是父亲的同事，也是父亲最好的朋友，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大时代里，他们为维护社会稳定、百姓

安宁保驾护航，付出了全部，完整地体现了第二代人民警察的忠诚。

其实，父亲的时代离现在才二十多年。但是，在那时，与社会治安相比，基层干部压力最大的是人口问题。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节生优生。因此，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这样的国策在基层干部脑子里像是一条高压线，自己不能触碰，还必须履行职责，控制辖地人口指标增长。也就是说，除了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对基层干部而言，更加具体，也更加严重。

那些日子，换届已提上议事日程，上上下下面临着重大人事变动，县里准备总动员，彻底解决计划生育中存在的指标落后问题。各部门准备深入基层，悉心开展计划生育“突击月”活动。这个节骨眼上，冯家坞的老干部冯开石父子关系出现了问题。公安局治安科长肖石安带着民警小黄去冯家坞调解冯开石父子的家庭纠纷。这些小事本不该由治安科长亲自去做，而是由镇派出所邱大生那边处理。这一点开始我并不明白，不明白冯开石在肖石安心中的地位，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肖石安的处事风格平生出许多疑惑。

肖石安一定是熟门熟路的，他径直走进院子，见有个三四岁的小姑娘在泥窝里捏着泥团，几只鸡正围着她打转，却没见冯开石和儿子冯进。

“爸妈呢？”肖石安问小姑娘。

“爸做事，妈洗衣服。”姑娘将泥团向鸡砸去，鸡咯咯叫着跑开了。

“你爷爷呢？”

“不知道。”小姑娘看了小黄一眼，撒腿往山坑里跑。

肖石安对小黄说等吧，便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坐下。

“谁是冯开石？”小黄眨着眼睛问肖石安。

小黄工作时间不长，在治安科当内勤，对镇里的情况不太熟悉，当下各单位忙着计划生育，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么一起普普通通的家庭的纠纷，却要科长亲自出马，小黄也觉得奇怪。